

張季鸞：書生報國一枝筆

□王 焱

張季鸞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，是輿論界無人不知的一位驕子。論大公報三巨頭的成功要素，人道是胡政之的經營，吳鼎昌的資本，張季鸞的筆。季鸞先生不過一介書生，就憑着這枝出神入化的筆，「不治而議論」，他實現了自己言論報國的理想。

季鸞先生(1888-1941)的大名，現在知道的人恐怕已經不多了。可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，他卻是輿論界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一位驕子。張季鸞早年曾留學日本，歸國後除短期從政外，以報人生涯終其一生。他最輝煌的時期是主持大公報筆政的十五年。1926年，張季鸞與胡政之、吳鼎昌三人共同接手《大公報》。把一張原本業績平平的報紙，辦得風生水起，精彩迭出，其後二十餘年間，大公報稱雄報界，成為國內舉足輕重的輿論重鎮，1940年更榮獲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大獎。《大公報》也被國際社會視為東方最優秀的報紙之一。

重讀季文擊節讚嘆

論大公報三巨頭的成功要素，人道是胡政之的經營，吳鼎昌的資本，張季鸞的筆。季鸞先生不過一介書生

，就憑着這枝出神入化的筆，「不治而議論」，他實現了自己言論報國的理想。

報紙時評的特點是講求時效性，這固然要求作者才思敏捷，倚馬可待；但另一方面它也往往因此被人視為「急就章」，以為時移事易，連生連朽。連張季鸞自己也說，他的文章上午還有人看，下午就被人用來包花生米了。可六七十年的下來，儘管時代懸隔，如今當我在燈下重讀那些泛黃報紙上的舊文時，依然不能不為他的襟抱識見擊節讚嘆。論篇幅，一篇時評不過二三千字，如此促促的天地，經過張季鸞的刻意經營，竟能在「螺螄殼裡開道場」，將這一文體的長處發揮得有聲有色，淋漓盡致。

張季鸞寫時評的時代，民國早已肇建，然而帝制中國的私下與家產官僚制的餘風，並未銷歇。過去科舉



張季鸞的時評張弛有道，啓人遐思

制下門生與座主的關係被複製到民國政壇中，形成山頭林立的依附性朋黨關係。國家公職成了大小政客之間互相授受的物品。許多懵懂庸俗的官僚，國家俸祿多年，依然將「公共權力」當做「私」的權力，視為謀生與攫取身家富貴之器具，除了賣官鬻爵之外，惟獨不知國家利益為何物。

論事析理出以公心

機關雜誌原本作為現代社會的輿論機關，卻嚴重缺乏廣泛性；在報人的職業操守流蕩殆盡之際，評論報道的客觀公正性，又從何談起？《大公報》以「不黨、不賣、不私、不盲」為其宗旨。由這一點去觀察，張季鸞的筆調是妙筆生花，文采斐然，但更緊要的是，他論事析理，能夠時時處處出以公心，超越黨派私利，從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。

青年時代的張季鸞，為了實踐言論報國的理想，曾經兩度被北洋軍閥下獄，但事後他的志氣依然不衰。更為難能的是，經歷如此磨難，他的時評政論，卻不見偏激褊狹，任性使氣，其論事析理，穩健明達，不愠不火，讓讀者如同聽他圍爐夜話，娓娓動人，聽而忘倦。他不靠筆走偏鋒、譁眾取寵來奪人耳目。而是以分析的透闢犀利，說理的出色當行見長。這就使他的時評，具備了在潛移默化中培

育公眾的複雜思維能力，避免簡單化的價值評判的功能。

張季鸞生處的時代，無論國際國內的局勢都是波詭雲譎，各種思潮起伏變幻，每有新聞事件發生，往往激起輿論界的觀點對立和派系紛爭。以先聲奪人、立異鳴高為敏銳者有之；以道德醜聞、尖酸刻薄為深刻者有之；以奇察為明、挖掘陰私為洞察者有之；以黨派利益出發，以黨同伐異風吹火為識時務者有之；凡此種種，未免讓眾取寵之嫌，有悖時評的本意初衷，都為季鸞先生所不取。他的時評，不但面對國際國內紛爭至沓來的新聞事件，能夠迅即作出反應，幫助公眾了解事件背景，作出平實可靠的分析評論，甚至能在紛紜複雜的難局中，預測事件進展，指明一線出路。有時他也不惜違逆眾意，壁立萬仞，只爭一線，給出化解難局的應對之方。

張弛有道啓人遐思

自宋明以降，儒生轉向內在在世界，理學家一味高揚天理，卻不注重了解社會政治領域實際的運作過程，降及民國，流風所及，時評家的議論往往也陳義過高，迂闊而不切世情。張季鸞則不然。他知識廣博，儲備豐厚，對於國際國內的政治內幕與隱情，能夠洞燭幽微，從而使他的評論能夠貼近實際，而不發蹈空之論。

張季鸞的時評講求張弛有道，而並非一味從宏觀上着筆落墨，即便是在抗戰烽火連天的日子裡，他也常有閒筆，掌故軼聞，雪夜風花。但他的閒筆不閒，手揮五弦，目送飛鴻，看似不經意間往往有深意存焉，而餘音裊裊，啓人遐思。

當中華民族處於歷史上「最危險的時候」，季鸞先生以他的一枝筆，在報壇上縱橫馳騁，集中體現了國家與民族的根本利益之所在，因此周恩來當年對人說，他像張季鸞那樣，「騰龍飛虎，游刃有餘」。而毛澤東則認為他是「士林矜式」，「功在國家」。(摘自《南方周末》)



北角電氣道廢置的紅磚屋 (王鉅科攝)

移動風景

北角之「春」

□施友朋

我對北角有一份特別濃烈的感情，唸小學時，母親帶着我寄居於糖水道姑母家，那是「房協」的廉租屋，上世紀六十年代倒是相當不錯的房子，每層樓有八個單位，每戶兩房一廳，獨立廁所廚房，大多數房間向正北角碼頭，可以觀賞無敵海景，夕暉斜照，歸帆點點，更為怡人。

其後，母親惡疾纏身回鄉醫治，不久病逝，我一個人搬到和富道居住，那年是一九六七年，我剛升上中學。三十多年前的北角，糖水道近海傍，除了停車場便是一列大牌檔，一直橫跨馬路，伸延至渣華街。每天早晨，我多在這裡嘆奶茶吃蛋牛治看報紙，有時又會到渣華街馬路旁一檔吃白粥油炸鬼，粥檔一家五口，令我印象難忘的是三姊妹，大的不逾十七歲，小的十三歲左右，年齡與我最接近；三姊妹長得亭亭玉立，小的那個笑容可掬，日子有功，經常主動的向我搭訕，小子其時正值青春騷動，嬉笑促狹下難免有多少「肌膚之親」，少年情懷，雖不懂何謂「一枝濃豔露凝香，雲雨巫山枉斷腸」，卻有不少「幸福的幻想」，夜半頭一趨夢遺，快感中依依有種無奈的失措。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，獨居中間房的我，於漆黑暗夜中，只好自己開解自己。

如今糖水道渣華街一帶，已建成縱橫的天橋與高速公路，呼嘯的車聲引擎代替了昔日大牌檔人聲鼎沸的熱鬧喧嘩，夜市滾油火旺的煙炸煎炒，空氣中永遠瀰漫着一股「人間煙火」，那掌鑊的一身亮汗若滴，爐火呼呼，烈焰紅紅，但見他把薑葱蟹兜上拋下，鏗鏘有聲，滋滋香味散溢於夏天的夜空，海風徐來，怎不叫人饑涎欲滴(那時有一檔叫「祥記」的，鑊氣尤佳)。

糖水道——留着我許多少年的美麗印記。

往後，我搬到和富道八十八號三樓居住，那裡，對着「北角貨倉」，一列舊式唐樓(四層高連天台)，從街頭的和富大廈伸延至如今的和富中心。三十多年前的和富道，謐靜祥和、唐樓下騎樓底不乏住家式的工廠、士多、車行，馬路上汽車稀疏。那時，既是精力旺盛的初中生，晚上睡不着，只好沿着馬路來回跑圈，更多時候，夏日燠熱悶悶，沒有冷氣單靠一把國產華生牌的搖扇，如何消暑？漫漫長夜實在難熬，是以我愛晚上天台，只穿波褲赤裸胸臆躺在矮石欄上，遙看詭秘的星空，少年的我「無聊才讀書，苦悶才觀星」。

唸高中時，我幾乎每晚都要上天台，此時，已不單純為觀星欣賞夜色，倒是因住在四樓的一位上海小姑娘，她也常常上天台乘涼，這小妞皮膚白皙可人，汪汪的一雙大眼睛含羞答答不大說話，後來知道她唸張祝珊中學，而我讀大坑新法書院，都是下午班，我窺準機會，吊着她下樓的背影，與她並肩的步行上學，到了炮台山口，目送她上斜路，我又繼續步行到大坑上學。

這段緣起「天台月光」的初戀，縱隨歲月無聲流逝，年少荒唐，無知出軌，偶爾回味，記憶的舌尖依然甜絲絲，「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」，伊索此言差矣，吃不到的，也許才是最甜的！

和富道——在我心目中，永遠不老，永遠沒有「賞味期限」！(摘自《香港記憶》，文學世紀社)

棚尾拉箱

□石 人

妙語方言

「拉」之為用，也有很多，又不止是「扯」而已。

例如「棚尾拉箱」，也近於「腳底揩油」之意，但「開溜」之外，卻也有「以此拆台」之意。

「拉架」，是「死亡」的諺語。「牛唔拉，屎唔賴」，用以罵懶惰的人，一到要做工時，就推以要大便。

「拉埋天窗」，是形容相愛的男女結合。

「拉扯」，是戲行中的「散仔」，近於「寵套」。

「拉隊」，是集體叛離(至於

「拉大隊」，卻有「大夥兒一齊」的意思)。

「拉人封屋」，用以表示倒霉的人吃上了官司。

「拉勻」，是「平均計算」之意。

「得上床又要拉被笠」，是形容得寸進尺、人心不足之謂。

「拉人裙冚自己腳」，意思是「拿別人的風光，當作自己的得意」，如古代笑談中所謂「平章軍國事儀同三公光祿大夫右都豆腐點王大娘之靈位」是。

「拉牛上樹」，勉強而無功之意。

(摘自《廣東話再講》，博益出版社)

「情僧」何非凡由穗証港

□岳 清

香江梨園

何非凡(1919-1980)原名何質年，廣東東莞人，十五歲開始學習粵劇，他的師傅有李叫天、陳醒章和石燕子。一年後便參加粵劇演出，由最低層的拉扯做起，逐步升上小生位置。戰爭時期在廣州和澳門兩地劇團擔任小生，如在澳門時就參加過新中華、樂同春、國華、大眾等，粵劇藝術受到相當鍛煉。於1942年9月上海妹、半日安兩夫婦和盧海天、張活游、譚秀珍在澳門組成國華劇團，何非凡已和這些成名的紅伶同台演出。

1946年在和平後的香港，何非凡和上海妹、半日安、少新權、鄧碧雲等合組唱家班劇團。其後何非凡在文藝劇團任文武生，早期的名作有《紅花開遍凱旋門》、《黑獄斷腸歌》等。

1947年在廣州組成非凡粵劇團，與楚岫雲合作，以《情僧偷到瀟湘館》一劇連演三百多日，打破以往的粵劇紀錄，並因而成為當紅的粵劇名伶。

1948年8月何非凡率團由廣州來到香港，團員有楚岫雲、譚玉真、陸雲飛

、麥炳榮、白龍珠，就以《情僧偷到瀟湘館》為號召，哄動香港戲迷。1949年10月非凡響再度起班，正印花且是車秀英，其他演員有鳳凰女、小覺天、白龍珠、英麗翠、陳月峰，此次以情僧蘇曼殊的故事編寫《風雪訪情僧》。

這一年何非凡的受歡迎程度相當熱烈，和車秀英合作完後，換來炙手可熱的芳艷芬，他們合作了《波紋的愛》、《山河血淚美人恩》。

12月的拍檔是秦小梨，他們合演的有《可憐夫》、《情僧招駱馬》、《山河血淚美人恩》、《風雪訪情僧》。幾乎一說出「情僧」之名，所有人都會聯想到何非凡。

《情僧偷到瀟湘館》是何非凡的首本戲，他憑着「情僧」的聲譽在五十年代紅遍梨園，他的「凡腔」更深得戲迷讚許。其後他夥拍多位著名花旦，劇寶紛陳，如芳艷芬的《艷曲凡經》、紅線女的《玉女凡心》、鄧碧雲的《碧海狂僧》、羅麗娟的《鳳閣燈前碎玉簫》、余麗珍的《七彩蝴蝶精》、吳君麗的《雙仙拜月亭》、《白兔會》、《百花亭贈劍》等等。(摘自《烽火梨園》，一點文化出版社)

時光倒流

位於香港島灣仔石水渠街的「藍屋」，是香港的一級歷史建築。



位於香港島灣仔石水渠街的「藍屋」，是香港的一級歷史建築。

藍屋原址曾是一所醫院，樓高兩層，於1872年政府差餉徵收冊中名為「華佗醫院」。1886年關閉後變為用作供奉「神醫華佗」的廟宇。1920年代拆卸後與建現在四層高建築，地下為「華佗廟」。華佗廟後為黃飛鴻徒弟林世榮姪兒林祖顯的武館取代。至1960年代林祖顯的武館再改為其兒子林鎮顯的醫館。藍屋上層則曾分別是「鏡涵義學」及「一中書院」校址。樓梯間的牆壁、單位內的窗戶皆以木製，是香港少數餘下有露台建築的唐樓。

懷舊堂主 圖、文

談輓張大千的對聯

□梁羽生

名人輓聯

劉太希的輓聯是：
雄筆捲蒼茫，丹青都帶風雲氣；
雙溪流日夜，猿鶴猶聞鳴咽聲。

「雙溪」，地名，在台北市郊。張大千築「摩耶精舍」於該地。劉太希，江西人，和張大千同年，今年也是八十五歲。他曾歷任輔仁大學、中央政治大學以及新加坡南洋大學教授。工書善詩。這副對聯也是寫得很有「詩味」的。

曾任國民黨《中央日報》社長的胡健中的輓聯是：
一室頓淒清，餘筆猶濃，廣慶敬絕摩耶舍；
雙溪共鳴咽，高標永仰，合浦珠還御柳園。

胡家舊藏有張大千業師清道人所繪的《御柳圖》，抗戰期間遺失，後來張大千在香港覓購得回。這是下聯最後一句的本事。

曹聖芬的輓聯是：
五百年藝苑奇才，繼往開來，看紙雲煙新眼界；
幾萬里天涯行腳，探幽訪勝，滿懷忠愍繫宗邦。

曹聖芬任國民黨《中央日報》副社長兼總編輯時還未到四十歲，可謂少年得志。但這副對聯，卻不能算是佳作。一、上下聯都是對張大千的頌讚，上聯還過得去，雖然並無新意，用語尚算適當；下聯的語調，就不怎麼貼切張大千的身份了。須知張大千的「幾萬里天涯行腳」，主要的目的並不是「尋幽探勝」，而是作藝術活動的。在這裡我們可以用「張大千治喪委員會同人」送的那副輓聯和它作個對比，那副輓聯中提及張大千的「過蔥嶺，越身毒」，「理佛窟、發枯泉」等等，都是把他的「天涯行腳」和「藝術活動」聯結起來的，這才是只能用於張大千而不能用於別人的聯語。「曹聯」的「幾萬里天涯行腳」，探幽



國畫大師張大千

訪勝，把張大千寫成大旅行家了。這樣的聯語用於於徐霞客(明代大旅行家)似乎更更恰當。二、「奇才」對「行腳」也欠工整。

曾獲法國漢學獎的名學者饒宗頤教授的輓聯是：
廿五年前頌眉壽南山，附聯千言，三峽雲屏題句；
十二州共悼靈壇北斗，久要一面，重溟煙水永難忘！

廿五年前是一九五八年，那是張大千的六十壽壽。饒教授用韓昌黎《南山詩》的全部韻腳做了一首祝壽詩贈張大千。《南山詩》是一首長詩，共一百〇二個韻，(昌黎詩的特色是以賦為詩，《南山》尤推奇作。)要步南山詩全韻，難度極高。張大千讀了非常欣賞，因此寄了一幅《蜀江圖》長卷給他，請他在卷上題上這首詩。這是「頌眉壽南山」與「三峽雲屏題句」的本事。下聯「久要一面」的「要」字讀平聲，作邀約之意。張大千曾託門人向饒教授致意，約他見面，據我所知，他們是曾見過幾次面的。

張大千在香港的老朋友陳荆鴻送的輓聯是：
六十年故舊無多，海角天涯，還得幾回垂青首；
千百世丹青不老，風流文采，定知八表永垂名。

陳荆鴻是香港著名書法家，今年八十一歲了，他和張大千有六十年交情。這副輓聯寫得情文俱茂，堪稱寶刀未老。

還有一副寫得很好的輓聯是張大千的旅港門人王漢翹

、費俊碧鴻等人送的，聯云：
積石導源，教澤長隨江水遠；
梅丘在望，心喪空仰廬山高。

上聯寫老師的教導恩澤，下聯寫弟子對老師的悼念與崇敬，極為得體，也是傳統的輓聯寫法。古時老師死後，弟子不穿喪服，只在心裡悼念，叫「心喪」。見《禮記·檀弓上》。所以心喪只能用之於弟子輓老師的。《廬山圖》是張大千謝世前未竟的巨構，「心喪空仰廬山高」既有「仰之彌高」的意思在內，又有「實事」可指。上聯的「積石導源，教澤長隨江水遠」亦非泛辭，而是和張大千的籍貫有關的。張大千是四川內江人，內江在沱江中游。沱江是長江支流，流經內江至瀘州市入長江。長江在四川宜賓以上為上游。因此上聯的十一個字，也是只有在張大千身上才益覺其妙的。

在許多輓張大千的對聯中，有一副輓聯頗為引人注意。這副輓聯是梅葆玖送的：
與先父最投契，重畫梅蘭見道義；
望北台而雲涕，春風料峭暗摩耶！

單從對聯藝術着眼，這副對聯是有欠工整的。「重畫梅蘭」與「春風料峭」根本不能對；「道義」對「摩耶」也很牽強。(「摩耶」是「摩耶精舍」的簡稱，屬專有名詞；「道義」是虛有名詞。)

它之引起注意，不是由於對聯本身，而是致輓者的身份。梅葆玖是梅蘭芳的兒子，在梅蘭芳的兒子中也只有他是繼承了乃父的藝術流派，以男子而唱「青衣」，獲得成就的。去年他曾來過香港演出，甚獲好評。這副對聯是他從北京託人送到台北的。

對聯雖然不算工整，但他是名演員，不是名作家，我們是不能對他苛求的。這副對聯也有它的特色，它說出了梅蘭芳和張大千兩位大師級人物的一段交誼(重畫梅蘭)。

北京精於對聯的高手很多，他如果要找人代筆的話，當然會寫得更好，如今由他自己來寫，縱然有欠工整，卻正足以表示他對父執的誠敬。

(摘自《筆不花雜記》，花城出版社)

國畫大師張大千(1899年5月10日-1983年4月2日)病逝台北，各地友好紛紛致送輓聯。選幾副談談。

「治喪委員會同人」送的輓聯是：
過蔥嶺，越身毒，真頂陀苦行，作薄海浮屠，百本梅花，一年漢祿；
理佛窟，發枯泉，實慧果前修，為山河生色，滿床退筆，千古宗風。

此聯概括張大千平生，文筆樸厚，堪稱佳作。聯中所涉「本事」，僅就所知，略加註釋。

抗戰期間，張大千曾攜門人子侄，親往敦煌，調查石窟歷時三載。在這三年當中，他做了兩件大事：一、將發現的石窟(共三百零九窟)標明號數，並臨摹敦煌壁畫二百餘幅。是為我國從事研究敦煌藝術的第一人。「理佛窟，發枯泉」即指此事。敦煌一帶缺水，游方和尚遇到有泉水的地方才結庵，稱為「坐泉」，和中土和尚稱結庵坐禪為「坐庵」不同。但當年有泉水的那些地方，現在早已枯了，所以張大千發掘的就只能是「枯泉」了。

曾任台灣大學文學院院長的臺靜農的輓聯是：
宗派開新，名垂宇宙丹青手；
園亭依舊，懶絕平生兄弟交。

上聯說張大千，「名垂宇宙丹青手」的評價，張大千也是可以當之無愧的。下聯則是說他自己和死者的交情。這是典型的「傳統」的輓聯寫法，從平穩中見功力。